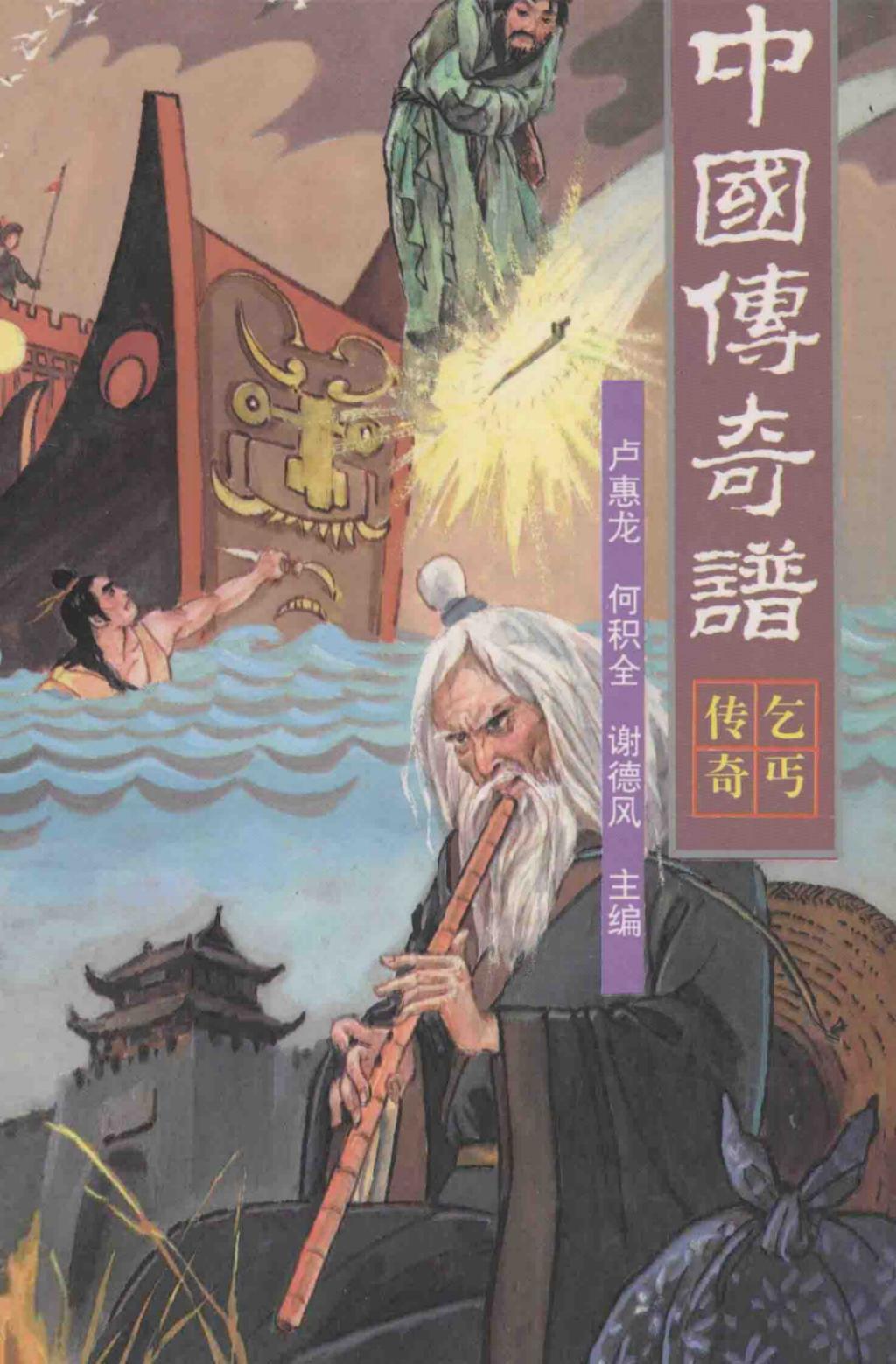


中國傳奇譜

乞丐
传奇

卢惠龙 何积全 谢德风 主编



序 言

我国的传奇小说，内容千奇百异、丰富多彩，而其艺术魅力之强，更令人不忍释卷，实为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同仁，怀着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热忱，组织一批专家学者，共同努力，终于推出《中国传奇谱》这套丛书。丛书按题材分类，共十三卷，几乎囊括我国古代传奇故事之精萃。这是出版界，也是广大读者赏心悦目的一桩可喜之事，故我欣然为这套丛书作序。

以“传奇”作为某种文学作品的名称，虽然是中晚唐以后的事；但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有其漫长的演进过程。在唐人传奇之前，史传文学、叙事散文、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都在不同程度上蕴含着传奇性人物故事的某些特征。到了唐代，在汲取前人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在适宜的社会土壤中，形成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文体，名家辈出，佳作如林。据说士子可以用这种小说作品向文坛领袖、有名望的贵官“行卷”，若被赏识，考取进士的希望就比较大，因而士人创作小说蔚然成风。这种新兴的文学样式，当时似乎还没有确切的名称，裴铏根据这类文学作品的特点，将自己的小说集题名为《传奇》，既是一大创举，也可以说是约定俗成的结果。

在用文言写作的笔记小说中，主要有传奇、志怪、佚事三大类。传奇小说的特质，既包含作品中人物与故事情节的奇异性，也涵盖

其文体规范的传记性，许多传奇名篇都是以传记的形式出现的。就内容而言，它以记叙人物的奇行异事为特色，虽然也有志怪性的题材，如写龙女与书生柳毅婚恋的《柳毅传》、写狐妖与郑六恋爱的《任氏传》，还有写人鬼生死相恋、人与仙女结婚的传奇故事，但是无论狐鬼仙妖，都富于人情，奇异而又贴近现实生活。篇幅一般都比志怪小说长，叙事委婉曲折，文笔优美。形式上似人物传记，而事多幻设虚构，语言也不像史家那样简约朴实，它善于铺叙描述，文辞华艳，传神写态，栩栩如生。概而言之，传奇体小说，是汉魏六朝以来史传文学、志怪小说、佚事小说乃至叙事散文丰富的艺术经验融汇整合的产物，是丰厚的民族文化的积淀。

传奇小说源远而流长。在唐之前，一些志怪、传人、记仙的小说作品，已初具传奇体小说规模；成熟于初唐，而兴盛于中晚唐。宋元时代，传奇作品之数量固然不如唐代，且有质实、训诫之弊，说它趋向衰落，不无根据；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它那穷则变、变则通的进化现象，这就是在话本小说的影响下，传奇小说在语言风格方面的话本化倾向。原属于雅文学的传奇小说，逐渐趋向市俗化，从语言的“文不甚深，白不甚俗”，到题材的由以擅绅士大夫所关切的生活为主，逐渐以写市民、下层知识分子的生活为主，而传奇小说的特质、风韵意趣犹存，成为雅俗共赏的文学。因此，也更为人们所喜爱。

明清是白话小说占居主导地位的时代，相对而言，小说史家对传奇体文言小说的评价，似欠公允，特别是把明代瞿佑《剪灯新

话》、李昌祺《剪灯余话》、邵景詹《觅灯因话》等传奇小说集，视为形式上模拟唐人传奇而才藻大不如唐人的赝作，我颇不以为然。其实，明代是传奇小说的复苏时期，瞿佑等人的传奇小说专集，以及宋濂、高启等文豪创作的传记体作品，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扣人心弦的传奇人物故事，题材更加扩大，也更贴近现实生活。传奇小说中的一些名篇，被改编为话本和拟话本，或改编为戏曲，这说明传奇体小说，在白话小说盛行之时，生机犹旺。

长期的艺术积累，为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它将传奇小说推上新的艺术高峰。它那愤而能婉的内容，借狐鬼花精、冥府神怪而曲折表现人情世态的艺术方法，它那浓郁的抒情诗意，及其自然清新、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和众多优美的艺术形象，令文坛巨匠或凡夫俗子，都为之心往神驰。所谓“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也就是将六朝重在奇幻的志怪法，与唐人虽多幻设而重在写实的传奇法，融汇互补，开创了传奇小说的新局面，吸引不少作家起而仿效，蔚然成为一大流派，与以纪晓岚所倡导的质实派相颉颃，其流风余韵，至清末未衰。

以上是专指用文言创作的传奇小说（包括志怪性传奇）而言，如果将宋元以来白话小说中人物故事具有传奇性的作品，也列入“传奇谱”系列，就更加丰富了。至于章回体通俗小说中，形成以《水浒传》、《杨家将》等为代表的英雄传奇这个流派，虽属另一话题，但其所描写人物故事的传奇性，却是相通的。

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我国的传奇小说，不但源远流长，而且久

盛不衰，中间虽也有过滑坡现象，但经过变革创新之后，又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原因何在？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传奇小说许多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无论其思想内容与艺术技法，恰好跟我们民族的审美心理、艺术欣赏习惯相吻合。我们的民族，自古以来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对爱情和友谊都非常执著，敬佩为国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对才华横溢的文士，或路见不平便拔刀相助、敢取不义之财以救困扶危的豪侠，乃至绿林好汉，以及身陷火坑而不甘堕落的风尘女子，都怀有赞美之情。而在审美心理上，好奇喜异，富于想象，追求故事的离奇性与完整性，既欣赏豪放雄壮之美，也爱好细腻优雅的阴柔之美。传奇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正好符合我们民族传统的思想品格和审美意识。《中国传奇谱》系列丛书，从各个不同角度，体现了我国古代传奇小说的风貌，许多作品至今仍然闪烁着思想光芒，具有永久性的艺术魅力。

在《太平广记》、《夷坚志》、《说郛》、《古今说海》、《笔记小说大观》等大型小说总集或丛书中，保存着异常丰富的传奇、志怪等优秀作品，但卷帙浩瀚，文字繁难，一般读者不易涉猎。《唐宋传奇集》、《虞初新志》等传奇小说选本，诚然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但各受主观因素的制约，亦恐难以满足今天读者的需要。《中国传奇谱》的出版，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科学的、系统的、通俗的古代传奇小说总集，有助于弘扬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这对于新时代的精神文明建设，也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借鉴。我想，它会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

当然,任何传统文化都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传奇小说自然也不能例外。因此,本书中涉及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豪侠、妓女、浪子、盗贼、鬼神、狐媚等各色人物和社会现象,其描写难免不带有某种封建观念或迷信色彩,艺术上也常有因过分猎奇而失真、失当之处。但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积淀来加以研究或欣赏,透过某些消极现象去看它所反映的社会本质,这类小说的价值就不言而喻了。这一点,想来今天的读者是不难鉴别的。

吴志达

1996年8月

序于珞珈山寓邸

目 录

- 乞丐名将 选自〔汉〕司马迁著《史记》(1)
乞丐国君 选自〔汉〕司马迁著《史记》(20)
乞丐刺客 选自〔汉〕司马迁著《史记》(38)
韩信寄食 选自〔汉〕班固著《汉书》(42)
汉阴生 选自〔晋〕干宝著《搜神记》(47)
胡媚儿 选自〔唐〕薛渔思著《河东记》(48)
乞丐告状 选自〔唐〕高彦休著《唐阙史》(50)
杨于度 选自〔五代〕景焕著《野人闲话》(54)
击竹子 选自〔五代〕景焕著《野人闲话》(56)
天津丐者 选自〔宋〕洪迈著《夷坚志》(58)
石家姑娘 选自〔宋〕洪迈著《夷坚志》(60)
乞丐夫人 选自〔明〕冯梦龙纂辑《情史》(62)
乞丐孤儿 选自〔明〕冯梦龙纂辑《醒世恒言》(64)
败子归家 选自〔明〕冯梦龙纂辑《醒世恒言》(82)
吕洞宾游红尘 选自〔明〕冯梦龙纂辑《醒世恒言》(96)
乞丐团圆 选自〔明〕冯梦龙纂辑《警世通言》(99)
乞丐千金 选自〔明〕冯梦龙纂辑《喻世明言》(111)
浪子回头 选自〔明〕凌濛初著《二刻拍案惊奇》(118)
鬼伸冤乞儿变富翁 选自〔明〕凌濛初著《二刻拍案惊奇》(128)
乞丐太监 选自〔明〕无名氏著《梼杌闲评》(137)
唐伯虎乞酒 选自〔清〕李渔著《连城璧》(148)
穷不怕 选自〔清〕李渔著《连城璧》(154)

- 行乞图 选自〔清〕张潮辑《虞初新志》(171)
乞者王翁 选自〔清〕张潮辑《虞初新志》(179)
乞儿吴定 选自〔清〕艾衲居士著《豆棚闲话》(181)
乞丐皇帝 选自〔清〕吴璇著《飞龙全传》(187)
丐妇遇佛 选自〔清〕郭小亭编纂《济公全传》(197)
吴门画工 选自〔清〕蒲松龄著《聊斋志异》(203)
丐女寻夫 选自〔清〕蒲松龄著《聊斋志异》(205)
乞丐之死 选自〔清〕蒲松龄著《聊斋志异》(212)
乞丐道士 选自〔清〕蒲松龄著《聊斋志异》(217)
乞丐泼妇 选自〔清〕蒲松龄著《聊斋志异》(219)
义丐寻弟 选自〔清〕蒲松龄著《聊斋志异》(228)
孝顺乞丐 选自〔清〕蒲松龄著《聊斋志异》(234)
乞丐将军 选自〔清〕蒲松龄著《聊斋志异》(240)
丐仙 选自〔清〕蒲松龄著《聊斋志异》(244)
乞丐艳遇 选自〔清〕蒲松龄著《聊斋志异》(249)
换形丐 选自〔清〕沈起凤著《谐铎》(253)
乞儿学谄 选自〔清〕沈起凤著《谐铎》(255)
乞丐王子 选自〔清〕吴炽昌著《客窗闲话》(257)
乞丐上当 选自〔清〕吴炽昌著《客窗闲话》(260)
齐叫化 选自〔清〕吴炽昌著《客窗闲话》(263)
乞丐姑娘 选自〔清〕吴炽昌著《续客窗闲话》(267)
文雅乞丐 选自〔清〕程麟著《此中人语》(270)
乞丐报恩 选自〔清〕黄钧宰著《金壶七墨》(271)
孝丐 选自〔清〕黄钧宰著《金壶七墨》(273)
乞丐总督 选自〔清〕宣鼎著《夜雨秋灯录》(275)
丐癖 选自〔清〕宣鼎著《夜雨秋灯录》(287)
独角兽 选自〔清〕宣鼎著《夜雨秋灯录》(295)

-
- 卓二娘 选自〔清〕宣鼎著《夜雨秋灯录》(297)
仙 丐 选自〔清〕陆长春著《香饮楼宾谈》(304)
钱 翁 选自〔清〕陆长春著《香饮楼宾谈》(305)
乞丐和尚 选自〔清〕王韬著《淞滨琐话》(307)
四明哭丐 选自〔清〕无名氏著《清朝野史大观》(310)
乞丐捕蛇 选自〔清〕无名氏著《清朝野史大观》(312)
青州丐妇 选自〔清〕无名氏著《清朝野史大观》(315)
群丐除恶 选自〔清〕徐珂编撰《清稗类抄》(317)
武训兴学 选自〔清〕徐珂编撰《清稗类抄》(320)
丐头毛瘫子 选自〔清〕徐珂编撰《清稗类抄》(323)
吴会丐 选自〔清〕徐珂编撰《清稗类抄》(324)
糊涂叟行乞 选自〔清〕徐珂编撰《清稗类抄》(325)

乞丐名将

〔汉〕司马迁 著

谢德汇 整理

伍员字子胥，监利人，身长一丈，腰大十围，眉广一尺，目光如电，有扛鼎拔山之力和经文纬武之才。提起伍子胥，人们都知道他是春秋时的名将，但后世江浙一带有些地方的叫化子们却说他是乞丐的祖宗。为什么呢？因为伍子胥的确做过乞丐啊，叫化子们有这样一个文武双全、本领高强的祖宗，当然值得夸耀一番了。

伍子胥是楚国人，他的父亲伍奢是楚平王太子建的太傅，费无极为少傅。费无极不忠于太子建，常想离间平王与太子建的父子关系。有一天，费无极向平王奏道：“太子年纪已大，该为他婚娶了。欲求婚，最好去秦国，因为秦国是强国，与楚国关系不错，两强为婚，楚国的势力会更强大。平王称善，便遣费无极去秦国为太子求婚。秦哀公召群臣商议，群臣皆道：“过去秦晋世为婚姻，如今我国与晋关系已恶，而楚势方强，不可不许。”秦哀公遂遣大夫报聘，答应将长妹孟嬴嫁与楚太子建。平王又命无极领金珠彩帛随使者入秦迎亲。哀公大悦，即命公子蒲送孟嬴到楚国，装资百辆，从嫁婢女数十人。无极于归途中，察知孟嬴有绝世之色。又见婢女内有一女子仪容颇端，私访其来历，知是齐女，当晚密召她至身前道：“下官看姑娘有贵人之相，有心要促成姑娘做个太子正妃，只要姑娘能严守秘密，保管享不尽荣华富贵。”齐女低头无言。无极先一日回宫奏平王道：“秦女已至三舍（古代一舍三十里）之外。”平王问：“卿会见否？”

相貌若何？”无极知平王是酒色之徒，正欲打动他的邪心，见平王先问，正中下怀，遂奏道：“臣阅女子极多，未见有如孟嬴之美者。不但楚国后宫无人同她匹敌，即使是相传古代绝色如妲己之流也比不上孟嬴之万一啊！”平王闻言，面皮通红，半晌不语，徐徐叹道：“寡人枉自称王，不遇此等绝色，真是虚过一生了！”无极请屏退左右，密奏道：“王慕秦女之美，何不自娶受用？”平王道：“已聘为子妇，恐碍人伦。”无极奏道：“此女虽为太子而娶，却尚未入东宫，王自迎入，谁敢有异议？”平王道：“群臣之口可以封住，但何以搪塞太子？”无极奏道：“臣观秦国从婢之中，有个齐女才貌不凡，可以冒充秦女。臣请先进秦女于王宫；再请齐女进入东宫，嘱咐她不要泄漏机关，则两相隐匿，便可百美俱全了。”平王大喜，叫无极秘密行事。无极去见秦国公子，道：“敝国婚礼，与他国不同。新娘须先入宫见舅姑（公婆），而后成婚。”公子蒲道：“正当尊重贵国风俗，在下遵命。”无极便命车夫将孟嬴及婢女们一起送入王宫，平王留下孟嬴，命宫中侍妾扮作秦国婢女，将齐女假作孟嬴，令太子建迎归东宫成亲。满朝文武及太子皆不知无极之诈。平王与孟嬴成婚后，孟嬴问平王道：“齐女何在？”平王道：“已赐给太子了。”

平王恐太子知秦女之事，不许他母子相见。他却朝夕与秦女在后宫宴乐，不理国政。外边沸沸扬扬，多有疑秦女之事者。无极恐太子知觉，发生祸变，对平王道：“晋所以能久霸天下，因为它地近中原，而楚国在南方，未能扩大势力。如若使太子出镇城父，以通北方，大王专心治理南方，便可在天下争霸了。”平王踌躇未答。无极又附耳密言道：“秦婚之事，久则事泄。若令太子远去，岂不两得其利？”平王恍然大悟，遂命太子建出镇城父。又命奋扬为城父司马，对他道：“你随太子远离京城，侍奉他要如同侍奉寡人一样！”伍奢看穿了无极的诡计，将谏言阻止。无极也看出伍奢的用意，又建议平王派伍奢往城父辅助太子。太子走后，平王宠爱秦女，立她为夫

人。此时，太子终于获知秦女被父亲暗换，却无可奈何。孟嬴虽蒙平王优宠，然而见平王年老，心甚不悦，平王唯有处处巴结，时时抚慰，以安其心。过了一年，孟嬴生下一子，平王爱如珍宝，命名为珍。珍满周岁之后，平王问孟嬴道：“卿自入宫，多愁叹，少欢笑，为什么呢？”孟嬴道：“妾承兄命，嫁给大王。妾原以为秦楚相当，青春两敌。及入宫廷，见王春秋鼎盛，妾非敢怨王，只叹自己出生太迟啊！”平王笑道：“这不是今生之事，而是宿世的姻缘呀。卿嫁给寡人虽迟，但做王后不知早多少年了。”孟嬴的心被打动了，她细细盘问宫人，宫人不能隐瞒，便将她原是嫁给太子，后因费无极用计将她嫁给平王的真相说出。孟嬴凄然垂泪。平王察觉其意，千方百计讨好她，答应立珍为太子，孟嬴才高兴了。费无极暗自思量：他日太子建继位为王，大祸必将临头。为此，他又挑拨平王道：“听说太子与伍奢有谋反之心，他们暗中派人私通齐晋，两国已答应帮助他早日夺取王位，王不可不备。”平王道：“太子一向柔顺，哪会发生此事？”无极道：“太子因秦女之故，久怀怨心。今在城父缮甲厉兵有一段时间了。大王若不先采取行动，臣请先告辞，逃往他国，以免到时受其诛戮。”平王本欲废建而立少子珍，又被无极说得心动，不信也信了，便打算传令废建。无极奏道：“太子掌握兵权在外，若传令废他，是激他速反。太傅伍奢是主谋，王不如先召伍奢来京，然后遣兵袭击并捉拿太子，则祸患可除。”平王采纳了他的计策，即派人召伍奢。奢至，平王问他：“建有叛心，你知道吗？”伍奢一向刚直，回答道：“王纳子妇已过分了，又听小人的挑拨，怀疑骨肉之亲，于心何忍？”平王先感惭愧，后竟恼羞成怒，令左右将伍奢囚禁起来。无极奏道：“奢斥王纳妇，抱怨之心已明。太子知伍奢被囚，能不提前行动吗？他有外助，齐晋之众不可阻挡呀。”平王道：“寡人立即派人去杀死太子，何人可遣？”无极道：“他人往，太子必将抗斗。不若密令司马奋扬去击杀他。”平王便使人密召奋扬来，对他道：“杀太子，受上

赏；纵太子，当死！”奋扬得令，立即使心腹私报太子，劝他速速逃命，不可拖延顷刻！”太子建大惊。时齐女已生子名胜，建便携妻带子连夜出奔到宋国。奋扬知太子已去，叫城父人将自己捆解到郢都来见平王，道：“太子逃走了！”平王怒道：“话出于寡人之口，入于你的耳中，是谁告诉了建呢？”奋扬道：“臣实告之。君王曾命臣道：‘侍奉太子如同侍奉寡人。’臣遵守王令，不敢有二心，因此告诉了他；后来想到自己犯了大罪，悔已无及！”平王道：“你既私纵太子，又敢来见寡人，不畏死吗？”奋扬道：“既不能奉王之后命，又畏死不来，是两条罪状呀。太子未有叛形，杀他无名，假若君王之骨肉因臣之私纵而得生，则臣死而无憾了。”平王感到凄怆，略有愧色，沉默良久道：“奋扬虽违命，然忠直可嘉！”遂赦了他的罪，再委他为城父司马。

不久，平王正式立秦女所生之子珍为太子，封费无极为太师。无极奏道：“伍奢有二子，长子叫尚，次子叫员，都是人杰，假如让他们出奔他国，必为楚之后患。何以免罪为饵令伍奢召他们来京，将他们父子一同处死，则后患可免。”平王大喜，从狱中提出伍奢，令左右将纸笔拿给他道：“你教太子谋反，本当斩首示众，姑念你的祖父有功于先朝，不忍加罪。你可写信召二子归朝，改封官职，赦你归田。”伍奢心知楚王欲召他们父子同斩，便回答道：“臣长子尚，慈温仁信，闻臣召必来。少子员，少好于文，长习于武，文能安邦，武能定国，蒙垢忍辱，能成大事。他目光锐利，必能识破大王之意，岂肯来呢？”平王道：“你只按寡人的话写信往召；召而不来，不加罪于你。”伍奢谨遵君命，不敢抗违，遂当殿写了一封信道：

书示尚员二子：为父因进谏忤旨，待罪关押。大王念我祖父有功于先朝，免我父子一死，将使群臣议功赎罪，改封尔等官职。尔兄弟可星夜前来。若违命延迁，必至获罪。书到速速！

伍奢写完，呈上去请平王看过，平王令人缄封停当，仍将伍奢收狱。又派鄢将师为使，驾驷马，持封函印绶，去到城父见伍尚，口称：“贺喜！”尚道：“父方被囚，何贺之有？”鄢将师道：“王误信人言，囚系尊公，今有群臣保举，称君家三世忠臣，王感内疚，反拜尊公为相国，封君为鸿都侯，封员为盖侯。尊公久系初释，思见二子，故亲笔修书，遣某奉迎。贤昆仲必须早早启程，以慰尊公之望。”伍尚道：“父在囚系，在下之心如割，得免为幸，何敢贪图印绶啊？”将师道：“此是王命，请君勿辞。”伍尚将父亲书信持入内室，告诉其弟伍员道：“父亲已免去死罪，我兄弟二人都得封侯，使者已至，弟可去见他。”伍员道：“父得免死，已属至幸。我二人何功，复加封侯？此是引诱我们，我们若去，必然被杀。”伍尚道：“父亲亲笔书信，岂能有假？”伍员道：“父亲忠于国家，知弟必欲报仇，故尽愚忠，以绝后虑。”伍尚道：“此是臆度之语。万一父书果是真情，我们不孝之罪何辞？”伍员道：“平王畏吾兄弟在外，必不敢杀父亲；兄若误往，是加速父亲之死啊！”伍尚道：“父子至爱，若得见一面而死，亦所甘心！”伍员仰天叹道：“与父同死，何益于事？兄必欲往，弟从此告辞了！”伍尚泣道：“弟将何往？”伍员道：“谁能为我家报仇，弟便投奔谁。”伍尚道：“愚兄之智力远不及贤弟，愚兄当归楚，贤弟可去他国。愚兄以为父殉难为孝，贤弟以为父复仇为孝。从此各行其志，不再相见了。”伍员拜了伍尚四拜，以当永诀。伍尚拭泪出见鄢将师道：“弟不愿封爵，不能强迫他。”将师只得同伍尚登车而去，到了都城，平王命将他与伍奢关押在一起。伍奢见伍尚单身而来，叹道：“我原知员儿必不肯来！”无极奏平王道：“伍员尚在，宜急追捕，迟则被他逃去。”平王即遣大夫武城黑，领精卒二百人，去追杀伍员。员探知楚兵前来追捕，哭道：“我的父兄果不免被杀啊！”便对妻子贾氏道：“为夫欲逃奔他国，借兵以报父兄之仇，不能顾及贤妻了，奈何？”贾氏瞋目视员道：“大丈夫含父兄之怨，如割肺肝，哪有时间为妇人打

算啊？夫君可速行，不要以妾为念！”遂入内室自缢而死。伍员痛哭一场，草草埋葬了妻子的尸体，立即收拾包裹，身穿素袍，背弓佩剑而去。未及半日，楚兵已至伍家，搜伍员不得，估计他必向东逃走，遂驱车追赶。约行三百里，到了旷野无人之处，伍员突然射杀御者，又要射武城黑。黑惧，下车欲逃。伍员道：“本当杀你，姑且留你一命归报平王：欲存楚国宗祀，必须留我父兄之命。若其不然，我必灭楚，将亲斩楚王之头，以泄我之大恨！”武城黑抱头鼠窜，归报平王道：“伍员已逃走了。”平王大怒，即命费无极押伍奢父子于市曹斩首。临刑，伍尚唾骂无极谗言惑主，杀害忠良。伍奢止住道：“忠佞自有公论，何必骂他。但员儿不来，吾虑楚国君臣，从今以后，将不得安宁了。”言罢，引颈受戮。百姓观者无不流涕。这日天昏日暗，悲风惨烈。史臣有诗道：

惨惨悲风日失明，三朝忠裔忽遭坑。

楚廷从此皆谗佞，引得吴兵入郢城。

平王问：“伍奢临刑有何怨言？”无极道：“并无他语，只说伍员不至，楚国君臣将不能安食。”平王道：“伍员虽走，必不远，宜再追赶。”便遣左司马沈尹戌率兵三千穷追不舍。伍员行到大江边，心生一计，将所穿白袍挂在江边柳树之上，脱下两只鞋弃于江边，足换草鞋，沿江直下。沈尹戌追至江边，得他袍履，回奏平王道：“伍员不知去向。”无极进言道：“臣有一计，可绝伍员之路。”王问：“何计？”无极道：“一面出榜四处悬挂，不论何人，有能捕获伍员的，赐粟五万担，封为上大夫；容留及纵放的，全家处斩。令各路关津渡口，凡来往行人，要严加盘诘。又遣使者遍告列国诸侯，不得收留伍员。伍员进退无路，纵然一时不就擒，气势已孤，怎能成就大事？”平王完全听从其计。画影图形，访拿伍员，各关隘防守得十分严密。

伍员沿江东下，一心欲投吴国，无奈路途遥远，一时难达。他忽

然想起太子建逃奔在宋国，便向睢阳行去，打算投奔他。行至中途，忽见一簇车马前来。伍员疑是楚兵截路，不敢出头，伏于林中察看。车马渐近，伍员见是故人申包胥，曾与他有八拜之交。申包胥此时正出使他国回转，从此经过。伍员跃出，立于车左。包胥慌忙下车相见，问：“子胥何故独行至此？”伍员把平王枉杀父兄之事，哭诉一遍。包胥听了恻然动容，问道：“子胥今欲何往？”伍员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小弟将奔往他国，借兵伐楚，生嚼平王之肉，车裂费无极之尸，方泄此恨！”包胥劝道：“楚王虽无道，却是国君，贤弟家累世食楚禄，君臣之分已定。奈何以臣而仇君呢？”员道：“昔桀纣被臣下杀死，只因无道。平王纳子妇，弃嫡嗣，信谗佞，戮忠良，小弟借兵入郢都，是为楚国扫荡污秽，又报骨肉之仇。若不能灭楚，小弟誓不立于天地之间！”包胥道：“愚兄若教贤弟报仇，则为不忠；教贤弟不报仇，又陷贤弟于不孝。请贤弟自勉，愚兄自去了，朋友之谊，必不漏泄于人。然你能灭楚，我必能存楚；你能危楚，我必能安楚。”伍员遂辞包胥而行。不一日，到了宋国，寻见了太子建，两人抱头痛哭，各诉平王之过恶。伍员问：“太子曾见宋君否？”建道：“宋国正有内乱，君臣相攻，故尚未谒见宋王。”

当时宋国发生内乱，大臣华氏家族与宋元公对抗，华氏派使臣到楚国向楚平王求救，平王派军到宋国救华氏。伍员听说楚军将到，对太子建道：“宋国不可居了。”便保护太子建及其母亲，西奔郑国。

那时郑国上卿公孙侨刚死，郑定公不胜痛悼。他素知伍员是三代忠臣之后，英雄无比，又适逢晋郑和睦，与楚为仇，听说伍员拥太子建来，甚喜，便热情欢迎他们君臣。建与伍员，每见郑定公，必哭诉其冤情。郑定公道：“郑国兵微将寡，不能为力。君欲报仇，不若谋于晋国。”太子建留伍员于郑，亲往晋国拜见晋顷公。顷公仔细询问，将他送至驿馆。随即召六卿共议伐楚之事。那六卿力量强大，

各自为政，君弱臣强，顷公不能自主。六卿中荀寅与郑国有宿怨，便密奏顷公道：“郑阴阳于晋楚之间，其心不定已非一日。今楚太子在郑国，郑国必然信任他。太子若能为内应，我国起兵伐郑，将郑国土地送与太子，然后徐图灭楚。”顷公采纳此计，即命荀寅私告太子建，建欣然同意。建辞了晋顷公，回至郑国，与伍员商议。伍员谏道：“郑国君臣以诚意对待我们，奈何谋算人家？此侥幸之计，不可采纳！”建道：“我已答应晋国君臣了。”伍员道：“不替晋国作内应，便没有罪，若图谋郑国，则失去信义，何以为人？如太子一定要这样做，祸害不久将至啊！”建贪于得国，不听伍员之谏，即以家财私募骁勇，又交结郑定公左右，希望他们帮助自己。郑君左右受了贿赂，转相勾结，已形成一股力量。谁知晋国遣人至建处约定起事日期，有人发觉，秘密告首，郑定公与近臣计议，召太子建游于后园，从者皆不得入，三杯酒罢，郑定公问道：“寡人好意容留太子，不曾怠慢，太子奈何谋图郑国？”建道：“从无此意。”定公使左右面质其事，太子建不能隐讳。郑定公大怒，喝令武士擒建，立即斩首，并诛杀左右受贿者二十余人。伍员在馆驿，忽然肉跳不止，道：“太子危险！”少顷，建从人逃回馆驿，说了太子被杀之事。伍员便带着太子建之子胜出了郑城，往吴国逃去。

伍员同公子胜，惧郑军来追，一路昼伏夜行，千辛万苦，将近昭关。那座关，在小岘山之西，两山并峙，中间一口，为庐濠往来之要冲。出了此关，便是通往吴国的水路，形势险阻，常年有官兵严守。近因盘诘伍员，特遣右司马薳越带领大军驻扎于此。伍员行至历阳山，离昭关约六十里之地，息于深林之中。忽有一老父拄杖而来，进入林中，见伍员相貌奇特，便上前作揖，伍员答礼。老父问：“君莫非是伍氏之子么？”员大骇道：“老丈为何问此？”老父道：“老夫是扁鹊的弟子东皋公，年轻时以医术游于列国，今年老，隐居于此。数日前，薳将军有小病，邀老夫往视，见关上悬有伍子胥形貌，与足下正